

海外观察

在东京思考治霾

□金旼旻

本周,当北京连续多日雾霾“爆表”之际,我正客居东京。初冬的东京,天蓝叶黄,每天在上野公园慢跑,清冽的空气里似乎透着一股淡淡的甜味。但美景如画的朝霞和夕照,引不起步履匆匆的东京人的兴趣,只能让我这个北京人喟叹不已。

说起污染,和在东京的朋友闲聊,得知日本也曾一度污染严重,无论空气、土壤和水体污染,都曾酿过大祸。所受的苦,必须带来行为模式的改变,否则苦就是白受了。”朋友如是感叹。

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启工业化进程之后,污染问题就持续恶化。而到了二战以后,随着经济腾飞,污染日趋严重。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著名摄影师尤金·史密苏在熊本县拍摄的“智子入浴”照,更令全世界对汞污染导致的水俣病感到震惊。

除了熊本县水俣病之外,1912年起开始爆发的“痛痛病”(三井矿业公司洗矿导致水体污染引发的骨癌)、1965年的新泻水俣病、1961年的四日市哮喘病(空气污染引发的哮喘),被并称日本“四大公害病”,均是工业污染导致的重大人祸。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围绕污染致病的法律诉讼此起彼伏,许多案件的审理时间超过20年,赔偿数额也相当惊人。例如,在熊本县水俣病一案中,漫长的诉讼直到1973年方才结束,日本化工企业Chisso被判赔偿9.37亿日元。

总结日本治理污染的经验,专家学者的论述已汗牛充栋。总结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点:充分透明的舆论监督、完善公正的法律保障、着眼长远的政府规划,以及私有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戮力同心。

东京的朋友提醒我,治污需社会合力,不是光靠政府努力就能实现的,不要忽视了每一个普通日本人为此所做的改变。

面对污染,我们总是追问政府该做什么,但同时也是否也该追问,我们自己能做什么?毕竟,北京最近这场雾霾的直接原因和生活在 here 的人们都脱不了干系:供暖和汽车尾气排放。不改变自己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光指着政府和企业去解决问题,不是面对雾霾该有的态度。

虽然日本的年轻一代对日本污染历史几乎一无所知,但为改善环境所养成的生活和消费习惯,却在全体日本国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周我去东京大学旁听,由于东京没有集中供暖,因此国际学生将教室空调温度调到24度。结果,教授进屋后立刻将温度降到18度,并解释说,普通东京人家冬天空调一般就开到18度,要是觉得冷就把外衣穿上吧。

虽然北京集中供暖达标温度同样是18度,但绝大多数人家实际温度远超这一水平。我在北京住过两处房屋,冬季朝南房间室温经常逼近30度。当然供暖温度有地区差异,北京冬天在家穿T恤并非普遍现象,但面对如此浓烈的污染,减少供暖添加衣物却并未成为引发公众讨论的潜在选项,这在日本朋友看来颇为不解。

污染的另一大来源是汽车尾气排放,北京居民该反思的就更多了。日本每年卖出的新车里面,有约一半是排量小于0.66升的轻型车(Kei-car),而在另一半普通乘用车里面,有三分之一是混合动力。反观北京,虽然堵车严重,但家庭购车首选依然是普通汽油轿车或SUV(今年上半年,SUV销量暴增45.96%)。

在市区,最受中国车主喜爱的大众途观SUV油耗大概是最受日本车主喜爱的丰田普锐斯(混合动力)的三倍,高速油耗也达两倍。普锐斯去年在日本卖了18.36万辆,在美国卖了27.45万辆,在中国只卖了1288辆,而途观去年在中国卖了23.74万辆。

这里面固然有政策、价格等因素,但消费观念也是重要原因。我曾向准备买车的北京朋友推荐更省油的混合动力车,但精于数学的朋友立刻就计算出结论:买混合动力车多花的钱,需要开八年才能用节省的油钱补回来,因此混动车省油不省钱,为何要买?

在我提到这个例子时,日本朋友反问道:既然花一样的钱,难道省油还不是充分的理由么?”这个例子,足以反映两国普通人的消费思维差异。

以往,我们总谈企业的社会责任,但如今面对如此严重的雾霾,是否该谈一谈每一个城市居民、普通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了呢?在东京,朋友陪我去老虎牌电热水壶时,推荐买更贵更节电的款式;到日本朋友家做客,我洗手时水开得大了些,朋友的小孩主动帮我关小;出门在外,我习惯用纸巾,而日本朋友仍用手帕……

这些年,我往来日本多次,深深地为日本普通人的节能环保意识所震撼。所受的苦,必须带来行为模式的改变,否则苦就是白受了。”朋友的这句话让我深省。面对雾霾,对政府和企业必要的问责已经开始,但对于每一个城市居民自己,除了自嘲和调侃之外,是否还应做得更多?

北京的污染,每一个普通城市居民都有责任,不能指望自己享受成果,让他人承受代价。唯有每个居民逐步改变自己的生活和消费习惯,治理雾霾才能进入官民互动、公私互动的良性循环。

海外聚焦

承诺捐出“脸谱”99%股份 联手大佬助力清洁能源开发 新晋“奶爸”扎克伯格秀出富豪范

□本报记者 刘杨

美国西部时间12月1日,知名社交网络服务商“脸谱”公司(Facebook)首席执行官(CEO)马克·扎克伯格宣布妻子在上周早些时候产下一女,并取名为Maxima——人们心中的那个白面书生,正式晋身“超级奶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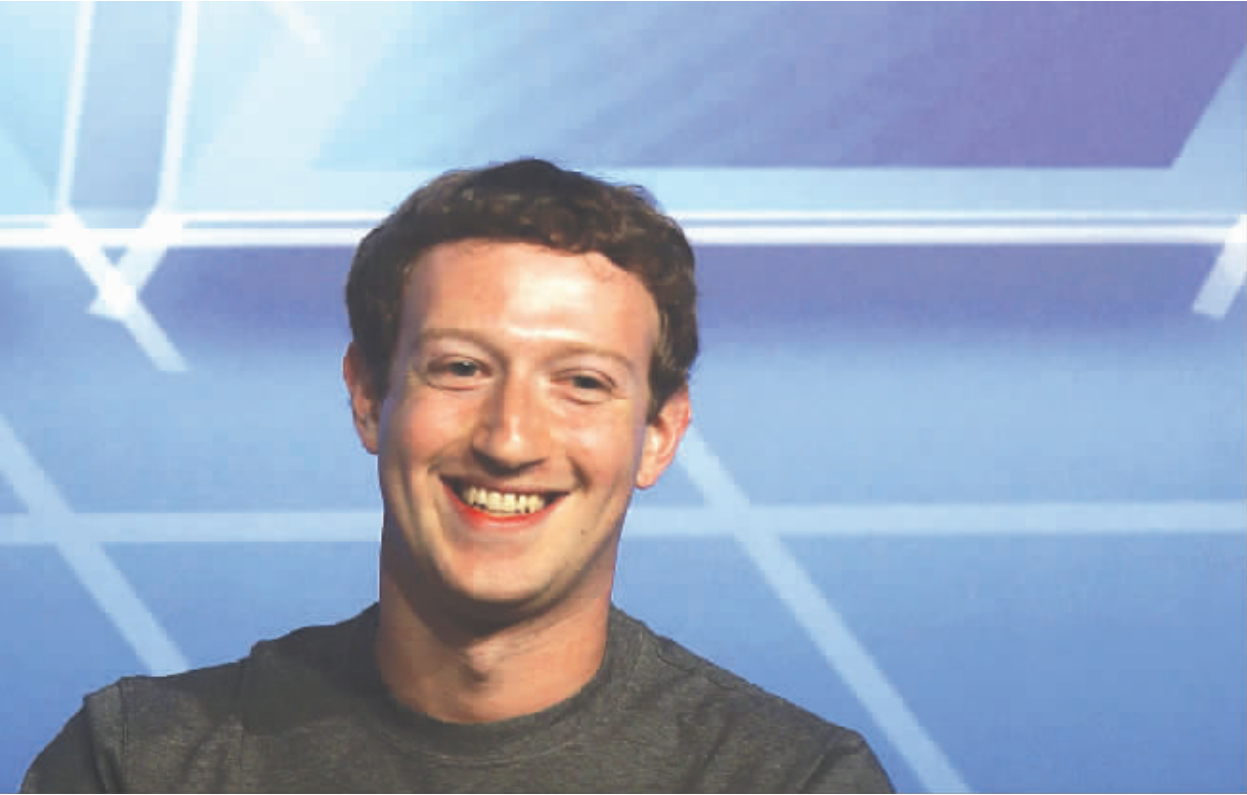
在晋身“超级奶爸”的同时,扎克伯格宣布了两项重大决定。一方面,将向一家新的慈善组织捐出他们所持99%的“脸谱”公司股份;另一方面,联手全球顶尖科技公司创始人,斥巨资发起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清洁能源研究计划”。这两个以巨额财富为背景,却又旨在美化世界的举动,让初为人父的扎克伯格着实秀出了“富豪范儿”。

捐股价值达450亿美元

在通过个人“脸谱”网页宣布诞下7磅8盎司(约3.4公斤)的女儿的同时,扎克伯格与其华裔妻子普里西拉·陈宣布将启动“陈-扎克伯格项目”,该项目旨在“发挥人类的潜力,促进公平性”。他们表示,计划在一生中捐出所持99%的“脸谱”公司股份或股份出售后的税后收益,以推进“专注于个性化学习、疾病治疗、互联网连接以及社区发展”的“陈-扎克伯格”项目。目前,这部分股份的价值已达450亿美元之巨。

与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等知名富豪所成立的慈善基金会相似,“陈-扎克伯格项目”将以一家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存在,控制人为扎克伯格夫妇。

扎克伯格和普里西拉2004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在一次私人派对上



新华社 图片

相识。两人相恋9年后于2012年步入婚姻殿堂。2015年8月,扎克伯格同样在“脸谱”上宣布妻子怀孕,并称“我们的生活揭开了全新的篇章。”普里西拉祖籍江苏徐州,在家里说广东话与英语。

事实上,新面市的“陈-扎克伯格项目”并非扎克伯格夫妇的首个慈善“大手笔”。到目前为止,普里西拉·陈和扎克伯格已向慈善事业投入16亿美元。仅在今年,他们就已捐款多次,捐款目标包括公立学校、无线互联网服务项目,以及由普里西拉·陈担任儿科

医生的旧金山总医院。

长信情深意浓

当然,年轻的扎克伯格还远未到专心搞慈善的阶段。他表示,“在未来许多年时间里”,他仍计划担任“脸谱”公司的CEO。“脸谱”公司也没放过这个“免费广告”的机会。该公司发布声明称,“在可预见的未来,扎克伯格仍将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在未来3年,扎克伯格每年捐出最多10亿美元的‘脸谱’公司股份。而这‘3年’时间,要从明年2月才开始计算,

原因是扎克伯格已决定要休两个月的陪产假。”

美国电视新闻网(CNN)财富频道评论称,年仅31岁的扎克伯格在慈善这条路上已经走在许多前辈富豪的前面。此前他在26岁时曾签署了“捐款承诺”。根据这一承诺,全球许多富豪都将在自己的一生中把超过一半的财富捐献给慈善事业。但“脸谱”公司99%股份的捐赠力度显然“超额”兑现了承诺。

更多评论者则把扎克伯格的这次捐股视为“赠予女儿的特别礼物”,但

金融城传真

病急乱投医

□本报记者 王亚宏 伦敦报道

俗话说病急乱投医,金属生产商现在就像生病的患者,胡乱拿出能找到的各种药方,试图治愈价格下跌的市场顽症。

从被用来衡量工业景气程度的铜到用途广泛的铝,基本金属们正在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难熬的一段时光。今年以来,电池里不可缺少的锌价格已经滑落了三分之一,不过更惨的是不锈钢里的镍,价格累计下跌超过四成,而上一次镍价在这个水平时还是2003年,当时的世界足球先生是齐达内,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还是《指环王》。

不过没有一种金属能像指环王里魔王索伦的戒指那样质地坚挺,在一次次的价格下跌后,就连不怵打价格割喉战的大型生产商也坐不住了,开始想方设法跳出价格槽。

减产托市是改善基本面最经常使用的一招,可遗憾的是这个方法对于市场的刺激作用已出现边际效应递减。

在大宗商品的超级牛市中,不少生产商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扩大产能和开发

新项目的计划,以消化手中汹涌而来的现金流。在经历漫长的建设周期后,当耗资巨大的新项目终于能够释放出产能的关头,却不幸赶上价格低谷期,这一阶段生产商都要忙着瘦身减肥。但是同时他们为了收回建设成本,只能在封存部分高成本产能的同时,让新项目尽快投产。生产商们不会允许任何减产措施触动新项目的“奶酪”,而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市场上供应过剩的局面。

其次对于金属生产商来说,并没有类似石油输出国组织那样的联盟,更何况连欧佩克都是一个以扯皮和推诿而著称的组织。而金属生产方临时聚集在一个松散的框架下抱团取暖,打着却都是以邻为壑的主意,要确定具体每个生产商的减产份额和时间,则需要通过堪比外交官的娴熟沟通手腕和耐心才能实现。

此外,对于减产托价效果的持续时间也不能估计过高。两个多月前大宗商品巨头嘉能可也曾使用过减产措施,但其效果只是短暂提振了价格,一周之后价格曲线就又回到惯有的下行通道中。而且很多时

候当减产措施一时发挥出支撑价格的作用后,有些生产商就会迫不及待地重启产能,让市场回归供应过剩的老套情节中。因此只要生产商难以一次性咬牙割肉,彻底改变供应过剩局面,微刺激反而容易让价格进入“死亡螺旋”。

既然供应面已经打尽了武器库中最后一颗弹药,那么只能寄希望于需求端了。然而,由于全球最大的金属消费国中国经济遭遇困境,很难有新客户来填满这个大坑——即便是津津乐道经济增速超越中国的印度也远远不行。

当然,生产商还有一招:呼吁储存。毕竟国储属于市场上的大杀器,在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农产品种类里被多次运用。不过在金属这边,已经被雪藏了六年多。固然在金融危机一片萧条的时候,收储确实给市场留下了美好的一刻,但时过境迁能否昨日重现还要打上大大的问号,毕竟市场的过剩状态是今胜于昔,不论收储拿出多大的仓库都会被迅速填满。

因此,对于金属市场来说,关键问题不是吃多少药,而是找到对症的药。

海外选粹

冷静思考气候变化

从某种程度上讲,巴黎气候大会令全球各国领袖暂时摆脱了恐怖威胁的阴影和经济发展难题,而获得些许喘息机会。不过气候变化问题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目前各国政府的应对方法也并非完全对路。

毋庸置疑,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且大多由人为原因造成,前景则颇具风险。尽管欧美及东亚各国普遍鼓励开发新能源,但风力发电与太阳能电池等新能源的广泛应用并未有效抑制二氧化碳排放,且自21世纪以来,碳排放一直呈现不减反增态势。

据统计,目前煤电占据全球电力供应的41%,同时煤炭在全球能源中的占比仍高达29%,创下至少四十年来的最大份额,而当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较比工业革命之初更高出40%之多!

聚集巴黎的全球各国首脑达成的普遍共识是防止全球气候变暖。具体而言,即在全球气温较比工业时代前升高2度前,有效阻止气温继续升高。不过《经济学人》杂志认为,考虑到当前气候变化势头,这一目标多少有些不切实际且较为随意。若年度温室气体排放保持目前水平,则不过三十年全球气温就可升高2度。可见,人们并未充分意识到减排的严峻性和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巨大挑战,而若改变社会对于化石能源的依赖,人类有必要大规模开发可再生能源技术。遗憾的是,与医药公司和汽车厂商不同,能源公司往往对激



《经济学人》

用,而这一方法比之向可再生能源企业提供补贴更为有效。据悉,如今加拿大已有地区先行实施了碳税试点,以期有效应对气候变化。

同时,新能源技术开发还需着重弥补可再生能源的不足之处。比如,当前太阳能成本虽已大为降低,但相关新材料、制造和装配技术还可令其更为便宜。另外,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还需寻找更为有效的储存方式,以便于其在不同时段和地区得到广泛应用。当然,创新技术研发不应仅限于可再生能源,像核能等其他非化石燃料也应成为研发重点,不过,核能方面的创新并非易事,其涉及到环境安全问题,因此需严格监管。(石璐)